王侍郎奏議

王侍郎奏議卷四

寺稿上目錄

關閉錢鋪請展追限摺　咸豐三年五月初三日

奏爲關閉錢鋪請暫展追限以恤商而利民恭摺奏明請

旨事竊照本年二月關閉錢鋪甚多定例錢鋪閉門即將該鋪戶押追勒限兩個月能將銀錢全數開發者免罪若逾限不完送部照誆騙財物律計贓准竊盜論一百二十兩以上發附近充軍蓋錢鋪兌換現銀票存錢文與借欠不同故定罪從嚴也然一定罪之後即不復追故關閉錢鋪到案有力求寬限交錢不願送部者亦有不求立限交錢但願送部者其不願送部者蓋其虧本無多第因一時取錢擁擠猝不及應不得已而關閉者也其但願送部者

則其虧已有素或早將銀錢藏匿或倒塡年月立契預行買人頂虧有意于關閉者也夫不願送部則其意尙在交錢而但願送部則其意甚畏追錢本年自銀帳局收銀不放各行買賣轉運多艱不獨借貸驟難應手即收債變産亦難尅期若兩月限滿即行送部在該商之不欲負人有意復開者或以限追而罹刑章不得遂其交錢之願其情既多可憫而奸商之有意藏匿拼充數年之近軍以圖終身之厚殖者轉得遂其不交錢之願其情尤爲可惡民人持票但願錢鋪之發錢不願錢鋪之治罪若錢鋪之治罪者多即錢票之受虧者益衆相應請

旨飭步軍統領五城凡關閉錢鋪兩月限滿交錢不足者
准其展限四個月勒令設法交錢卽有已送部者亦仍發
還勒追倘限滿仍不能還再行送部治罪似可使本分商
民得以從容設措而奸狡商民不得便其私圖錢鋪多交
一分卽民人亦無不利再閏錢鋪經部定發配以後更不
交錢而例有交錢仍准釋囘之文各衙門將該鋪先繳之
錢存積以待續繳不遽開發以至懸宕數年票多成廢應
請並
飭刑部將勒追無交之鋪戶定罪後卽行知各衙門將繳
存錢文並各貨物變賣按所虧票數均勻攤發以免久延

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上諭太常寺少卿王茂蔭奏閶門錢鋪請暫展追限一摺着步軍統領衙門巡城御史體察情形酌核辦理欽此

請飭夏家泰赴近畿辦團摺　咸豐三年六月初五日與給事中雷維翰會奏

奏為訪聞京員熟悉團練情形擬請
旨飭赴近畿一帶試行督辦以資防禦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自各省辦理防勦以來迭奉
諭旨令民間自為團練聯村築堡互相守禦而近畿一帶尅期興築者甚屬寥寥此非奉行之不力實由於各鄉紳耆僅以空言勸諭並無熟手經理其於練勇之法禦賊之方碉堡之足恃者何在賊匪之不足畏者何在未能剴切曉諭則無以取信於民未曾身歷其事辦有成效亦不能剴切曉諭也臣等聞湖南夏姓居鄉團練築堡自衛上年

粵匪竄湖南會貲捍禦心竊識之本年二月吏部候補主事夏家泰曾上團練十八則維時賊氛尚遠而近畿一帶未經議及近來賊擾河南籌防孔亟又見該員偕其兄舉人夏家鼎擬有團練六條臣等詳看所議於畿內設立百堡俾家自爲守人自爲戰節節抵禦處處防維若果如此辦理加以官兵勦辦賊自斷不能近且聞賊之在滁鳳也聞廬州有團練而不敢犯聞宿州有團練而亦不敢犯是團練實爲賊之所畏果能團練有成賊卽斷不敢來以此環衞京城眞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國家有磐石之安閭閻無搶掠之患似爲至上之策統計

築立百堡需費甚鉅當此支絀之時原未可以輕議然築堡旣成則有兵之利無兵之費可以一勞永逸視徵調防堵所省不止數倍賊勢一日未平卽防堵一日難撤似未可惜目前之費而不爲久計該員兄弟數人在籍以團練殺賊湖南人皆能言之是該員等曾經辦有成效尤應可信惟南北殊方地利夷險不同物力貴賤亦異且數被賊擾與未被賊擾之民情其勸諭亦有難易該員所擬各條能合與否其費能省與否必須試辦數處方可酌定章程竊思近日人情畏葸退縮者多勇往任事者少指陳利弊者多曾經閱歷者少該員兄弟於築堡勦賊事宜留心講

求曾經身歷而現在近畿一帶又應亟行團練以資捍衛
若非有人倡率未免相顧因循擬請
旨飭將吏部候補主事夏家泰及伊兄舉人景山官學教
習夏家鼎交兼管順天府大臣飭令會同地方官試行團
練先赴城外大村鎮邀集紳耆力爲勸諭使民深信不疑
踴躍聽從者已有數處卽行給發官項製備器械明定章
程辦理團練俟團練得有一二十處再行酌量地方情形
浚濠築堡由近及遠漸次舉行倘能練得百團則堡寨雖
有未完亦足以資防禦再能築得百堡則閭閻得所憑藉
尤足以安民心若行之或有窒礙仍可隨時察核辦理斯

各項不致虛縻工力均歸實用矣謹將該員所擬團練六
條抄錄恭呈
御覽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將葉燦華鄒培經交兼尹派委片 同日

再近來言團練者又有內閣中書葉燦華所作防禦論一篇語語切實該員係廣西人似從身親經歷中來如蒙

允准近畿試行團練該員似可併交兼管順天府大臣一同派辦又現任直隸鉅鹿縣知縣鄒培經道光二十一二年間在西城指揮任內拿獲要案重犯極多但有奉

旨交拿之犯無不如期而獲送蒙

宣宗成皇帝優加議敘均有案可查如將該員調任京縣訪拿奸細必能得力可否請

旨交兼管順天府大臣酌量調任伏候

聖裁謹

奏

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給事中雷維翰奏京員熟悉團練

請飭赴近畿以資防禦一摺吏部候補主事夏家泰舉人

夏家鼎內閣中書葉燦華均着發往直隸交桂良差遣委

用夏家泰所呈圖綜各條並着桂良體察地方情形酌辦

直隸鉅鹿縣知縣鄒培經着來京交順天府差委欽此

摺片誤字自請議處摺咸豐三年六月初七日

奏爲摺片字有錯誤敬謹檢舉請

旨交部議處事竊臣等於六月初五日奏請辦理近畿團練摺片內將內閣中書葉燦章章字誤寫華字當時未經看出實屬疏忽理合檢舉請

旨更正並將臣等交部議處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硃批王茂蔭等著照例議處該部知道欽此

論懷慶兵事摺 咸豐三年七月二十日

奏爲敬陳管見恭摺密奏仰祈

聖鑒事竊 臣 聞三軍之命繫於一將將得其人則軍用命不得其人則軍不用命故行軍必以選將爲先

國家簡賢任能豈不欲得人而任然而承平日久軍旅之事在羣臣既多未學行陣之際非歷試亦無由知能者固難期不能者亦難辨軍興數載賊氣日熾皆由將未得人故也乃今將帥之能抑若有可辨者聞懷慶剿賊之兵四路獨勝保立營距賊僅數里餘皆駐二三十里外是其勇怯已見勝保所報勝仗皆屬進攻非他路賊至始出名勝

實敗武弁一傷十二員之比且所報情形調度瞭然明白非他路遙放鎗礮粉飾支離令人難解之比是勝保之能軍又可見今粵賊皆百戰之餘敢以孤軍深入險阻攻城不克環立十餘營以戰則分頭邀截以守則聯絡相應賊中固有能者然我軍若四路並進或邀其前或截其後或搗其中使賊之連營不能相顧似不難一戰而破數戰而滅乃兵雖四路相持月餘獨勝保屢次進攻而他路之兵但能飾詞報捷不能出力協剿與如近日勝保獲勝在初六日東北正東二股僅托明阿善祿本營之人其餘三營未聞相助恩華雖亦奏獲勝戰而在初八日其初六初七

等日不過帶說擒斬數十名所稱丹河南岸不知距賊若干里距勝保戰處若干里施放鎗礮竟爲勝保所不聞則其遠可知矣查勝保初六之勝頗爲調度得手若恩華於是日督令大隊會齊進剿似足大破賊營而惜乎施放鎗礮僅在丹河南岸也而惜乎李僡一軍更不知其何在也勝保進而諸軍不前勝保戰而諸軍不動勝保勝而諸軍不知鼓舞亦安用諸軍爲耶再查恩華初八之勝令兵過河燒賊所踞民房是其房並無賊也隔河施放鎗礮火箭打入賊壘是其時未見賊也過河者爲兵丁隔河者爲遊擊是遊擊已不敢過河而他更無論也燒燬木城數丈賊

匪突出百餘人是此時乃見賊而賊固無多也賊匪直撲我軍躍馬當先乃一外委則其餘可想矣此時不放鎗礮是鎗礮於未見賊時已先放盡又可想矣夫恩華督令各營出戰其兵當有數千以數千兵遇百餘賊若揮軍圍之則賊必盡若以一軍繞其後乘燒燬數丈之處以攻其城則城可破而皆不問是其軍無主持是其將多畏縮也本營打仗如此而他營之不相聞更可想矣夫人各有能有不能所能者不可沒所不能者原不可強然為巨室必使工師治玉必使玉人況軍旅大事安得不任能者軍中得一能人未必即足濟事而任一不能人則必足以誤事各

路統兵情形如此總統如訥爾經額遠賊百里接仗情形尚未得見安能臨機決勝乎夫兵謂之機臨機應變蓋有間不容髮者是殆非遠隔百里所能知也且賊計百出不乘其計之未定協力撲滅坐事遷延事機必且又變方今能者不易得若得之而不用用之而不使各路之兵皆爲所用則必不濟用而不能統全局而大勝大破之終亦與不用等幸得一勝保能既已見用即宜專伏望

特旨命恩華與勝保合爲一軍恩華爲宗室懿親必有推賢讓能之美而無嫉賢妒能之心勝保有功即皆恩華之功其總統訥爾經額但令遙作聲援不必勉强輕動而其

所帶弁兵與各路弁兵均飭聽勝保調遣有畏縮者許以
軍法從事庶可尅期並舉四面進攻矣賊在懷慶如在肘
腋一日不滅北方一日不安不獨各路進剿之兵其費難
計卽京師與直隸東西各省防堵之費亦甚難計擇能而
使行軍勝負之機卽天下安危之機破此一股然後可及
他股伏祈
皇上立奮乾斷勿更瞻顧周旋軍機大臣祁嶲藻忠藎有
餘剛斷不足語言唯恐傷人知勝保之能亦未必卽敢力
言用人大柄專賴
宸裁天下幸甚臣愚昧之衷但有所見不敢隱默謹繕摺

密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寬貸賊中逃出難民摺 咸豐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奏爲賊中逃出難民請從寬貸以符

恩旨而解脅從恭摺奏祈

聖鑒事臣伏讀本年正月初八日

恩旨被脅之民不從則先死於賊從之則又死於兵顚愚

何知自羅陷阱古人有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朕仰體

上天好生之仁何忍概行誅戮如有被賊裹脅自拔來歸

者不妨貸其一死等因欽此又讀六月初七日

恩旨從前被脅之徒但能改過自新亦可同邀寬典各該

大臣將軍督撫等即刊刻謄黃徧行曉諭咸使聞知等因

欽此仰見

皇上幬載同量矜恤無辜之難民亦已至矣乃近聞步軍統領衙門拏獲賊營逃回軍犯孫東兒一案經刑部訊明孫東兒籍隸宛平於元年行竊犯案擬軍剌發浙江安置本年三月初二日孫東兒因配所窮苦乘閒脫逃沿途求食四月十九日走至臨淮關附近之二十里鋪遇賊匪千餘蹤至孫東兒腿生瘡疥行走遲慢被賊追獲逼令跟隨服役不允卽行殺害孫東兒畏懼應允隨入賊營給伊紅巾裹頭衣服前後各釘黃邊紅布一方更名孫玉幅給帶腰牌派令在屋煮飯不准出門二十八日四更時分賊匪

欲竄汴梁令孫東兒背負白米雨傘等物隨同起身維時
天色昏黑人多雜亂即乘閒逃出避至河邊將紅巾等物
撩棄仍沿途求乞於六月初三日到京初八日被官役訪
獲該部再三研訊知非甘心從賊已屬可信因擬照謀叛
案內被脅入夥並無隨同抗拒官兵情事改發新疆給官
兵為奴例從重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到配再加枷號
三個月以示懲儆仍照刺字完案伏思本年
恩旨疊降皆為脅從可矜特施法外之仁所謂脅從者蓋
被脅而入經從賊之人也此案孫東兒以竊犯在配逃走
自屬有罪然核其遇賊被脅煮飯不准出門迨賊竄汴梁

即乘天黑人雜逃出行乞還京是其被脅煮飯之時已刻刻存一欲逃之志雖在賊營九日並無從賊之心且賊中煮飯日可飽餐乃不甘從逆而甘行乞其情可憫其志尤屬可嘉直可謂之脅而未從刑部辦理此案似宜將賊營逃回一層謹遵

恩旨寬貸但照逃軍加等定擬聲明請

旨以臣意度

皇上雖因逃軍例應加等必且念其不甘從逆行乞歸來之可矜

恩施格外稍從末減乃刑部未將

恩旨聲敘遽照謀叛入夥從重科斷似已未協夫窮民遇
賊非其罪也力不能拒勢無可逃此正
恩旨所謂不從則先死於賊也彼未讀書入仕者安能責
以抗節而死但能不甘從逆乘閒卽逃斯其意中知有
國家知有王法已可寬貸若復律以謀叛入夥是使遇賊
被脅之難民更無可還之路也是使現在賊營之難民益
堅從賊之心也且聞金陵揚州解散兩湖脅從之難民不
啻萬千將一一律以此法乎抑不律以此法乎現在懷慶
軍營於賊中脅從方當招撫之不暇刑部如此辦理尤屬
非宜若以爲拘於成例獨不思顯違

恩旨乎伏乞

皇上飭刑部將此案即行改議以符

恩旨再昨日又見北城奏獲賊營逃囘之濇于銀子一案聞其案與孫東兒略同而多隨賊打仗殺傷官兵一層將來刑部勢必以曾經殺傷官兵從重擬斬不知曾經殺傷官兵乃所謂脅從也愚民爲賊所脅驅以嬰鋒鏑於前而操利刃隨其後其勢如箭在弦上不能自主但能乘閒逃歸即屬自知悔罪正

恩旨所謂改過自新可邀寬典者應請

飭下刑部均遵

恩旨辦理不必於脅從之中論其是否殺人但當於到京之後察其是否奸細如是奸細雖未經殺人亦當殺如非奸細雖曾殺人亦可寬夫賊營逃回一二人臣豈有意力爲出脫節惡罪一二人之事小阻千萬人逃歸之心則所係甚大故非獨大辟重罪不可問即徒流以下亦不可加一加之罪即非脅從罔治之義即非

恩旨寬貸之意矣蓋刊刻謄黃咸使聞知者招之使歸也若來歸而又罪之其何以信天下且此逃歸之人若爲賊所追獲賊必殺以戒逃者今幸賊未獲而我乃獲而殺之是爲賊戒逃也賊聞之必且大快曰某也歸今殺矣爾等

有欲歸者聽聞者必不敢歸賊反可借此以示恩矣殺一人而足以寒賊膽者則必殺如王孝之爬城是也殺一人而足以快賊心者則必不可殺如孫東兒等之逃歸是也所貴能殺賊者殺賊中未來之人耳已來則所謂既入其苙矣又何罪爲或謂人來賊營難保無受賊指使暗作奸細情事雖不宜加罪似不可不拏不知賊之裹脅徒衆不過以供驅使擄鎗礮耳豈遽任以腹心耶奸細秘密必其信任之人裹脅者安得與聞安能代做雖人自賊營逃回在地方官既有所問不能不問然此時所重唯在奸細一層賊自鳳陽以至懷慶沿途裹脅不知凡幾得聞

恩旨將來陸續逃回鄉里人等正恐不少若皆一一拏交
刑部未免多滋擾累非
恩旨特降本意應請
飭下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將前奏
恩旨重行宣布出示曉諭凡有在京商民人等因事出外
被賊擄脅旋即回者准其自行呈明邀同親族出具不甘
從逆不做奸細如違連坐切結免其拏問即有未行呈明
致被拏獲者但有親族敢爲出結即可釋放仍責保甲人
等留心訪察如照常各執生業毋許擾累如此辦理斯
恩旨允孚而賊中被脅之徒咸願逃歸矣臣愚昧之見伏

乞

聖鑒訓示謹

奏

申論懷慶兵事片同日

再臣於本月二十日因上封奏荷蒙
召見諭知一切仰見
聖明洞鑒千里如在目前
廟算無遺決勝自易臣實不勝欽服唯四路進攻一層臣
退歸尋思尚有欲行上陳者臣質性至愚本不知兵竊嘗
以作文之法推之凡文之前後起伏照應奇正相生虛實
相間必以一意行之而後卷舒能一氣若以數人分段爲
之卽不相聯貫不能成文用兵之道殆亦如是如一人通
籌全局某處宜先攻某處宜後攻必應先有分別迨意中

注定宜攻之處或先從攻處入手或不從攻處入手而轉從不必攻處入手又必先有成謀至定何處入手矣何處宜埋伏何處宜照應以至奇正虛實之處莫不各有其宜此未戰之先所謂謀定而動者已應如此至出戰而後臨機應變出奇無窮則尤所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若兵歸各路不由一人調度雖約定期日同時進攻如文之篇幅相聯而意勢不相聯終不足以成文故札營不妨分各處進兵不妨分各路而調度必須歸一人方足以期得心應手伏見二十四日

諭旨內訥爾經額恩華所奏獲勝情形業已各路會合仍

未破一賊營未見十分得力且聞河南人言官兵多不打仗專守清化鎮清化固屬緊要然能剿賊則清化自無賊來不能剿賊則清化亦豈能守聞清化距丹河二十里兵行二十里而戰則足力疲而人亦全乏得力自難且丹河距懷慶又二十里賊營緊繞城外恐丹河未能望見勉強至此似屬無益現在懷慶城內糧已將盡急不可言若不迅速解圍勢將難保况聞山陝巡撫均非能軍之才多不足恃懷慶稍有疎虞西北各省恐不可問想

聖心自有主裁而臣實不勝過慮謹將愚昧之見附片密

陳伏乞

聖鑒謹
奏

再請寬貸脅從以信　恩旨摺　咸豐三年八月初六日

奏爲請寬脅從再行瀆奏恭摺仰祈

聖鑒事臣聞人主能聽言而不能使臣之必言不可謂眞能聽言之主人臣能進言而不能致君之必聽其言不可謂眞能進言之臣臣於上月二十八日奏賊中逃回難民

請從寬貸以符

恩旨一摺迄今數日未奉

諭旨中心惶迫夙夜難安伏念賊營脅從難民本年自正

月以來疊奉

恩旨許以自拔來歸均從寬貸今遇賊被脅逃回之人復

拏交刑部治罪是使
恩旨不信於天下矣夫信國之寶也民無信不立聖人雖
至去食去兵而終不敢去信以
皇上之聖明豈不知此想
聖意固自有在或俟潟于銀子案刑部議奏再行
加恩或以賊中逃回之人究難保無奸細雖臣招前曾申
辦尚有未能釋然於
聖心者臣思刑部審辦一案類須經月若使案定則孫東
兒之發遣已遠而潟于銀子之受刑已多雖再加以
恩施似仍未符

恩旨若以此中難免奸細則臣竊謂可以無慮臣前摺特詳賊情斷其必不信任今請更徵往事亦覺自來未聞伏讀川楚案內嘉慶四年
仁宗睿皇帝諭旨惟是教匪迫脅良民及遇官兵又驅爲前行以齊鋒鏑甚至翦髮刺面以防其逃遁小民進退皆死朕日夜痛之其宣諭各路賊中被脅之人有能縛獻賊首者不惟宥罪兼可邀恩否則臨陣投出或自能逃散亦亦必釋回鄉里俾安生業難民無田廬可歸者勒保即督同劉清熟籌安置如何資送還農如何編丁占籍相度經理亟先徧諭川陜楚豫地方使咸知朕意等因欽此又奉

諭旨教匪奔竄數省嘯聚十餘萬大半附和脅從斷無邪教如此之眾葢係教之與從逆情罪輕重殊科其邪教本律除倡首傳徒之犯例應斬決外餘止遞減流徒至其焚香奉佛持齋誦經尤律所不禁乃州縣吏藉查邪教爲利藪任胥役之嚇詐以一人累多人以一案牽多案公差四出暮夜捕人幾與查辦叛逆無異自後查辦邪教其投出難民回籍之後不得動以川楚邪黨妄行處治等因欽此

臣竊思之夫所謂臨陣投出之人非自行逃回者比也至投出回籍之後而猶焚香奉佛持齋誦經則尤可疑此中豈能保無奸細而當日安置之資送之禁不得查辦處治

如此此皆見於
聖諭者又嘉慶元年川督破龍山之賊於旗鼓寨將投出
三千餘人誘入城坑之四年七月事覺
仁宗睿皇帝以教匪强半脅從何以終不就撫聞湖北殺
旗鼓寨降人邀功諉各路若此者多堅賊黨從逆之心失
朝廷招撫之信
命將川督褫職逮治又嘉慶六年副將蕭福祿馴賊渭北
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時山上多脅從難民蕭福祿不宣諭
招宥卽圍攻殲之
詔盡釋所俘千餘人降蕭福祿參將時渭北久旱

詔至卽兩 臣又竊思之賊中降人必爲攻剿所迫勢無可逃而後降者此與自行逃囘已屬不可同語至生擒者則並降意無之其爲奸細尤屬可慮乃當日於殺降者逮治之於生擒者盡釋之初不慮其爲奸細也而亦不問其爲奸細也而盡釋之

恩詔一頒久旱之甘霖立降天人交感如此其速也是則賊營逃囘之不能爲奸細已可無疑方今逆賊披猖到處蹂躪各省大吏不足恃各路將帥不足恃各營兵力均不足恃所恃者

列聖之深仁厚澤久深入於民心

皇上之愛民如子又固結乎民心民心實服我
國家也然而數年以來民苦於賊又苦於水又苦於貪黷
之地方官兼之兵馬之過境不能不資於民團練之經費
不能不出於民軍餉之捐輸不能不藉於民所以固民心
者獨賴
皇上恩旨疊頒讀者咸知感頌
皇仁耳若
恩旨有不信民心其尚可固乎民心不固天心其尚可恃
乎臣愚伏願
皇上敬

天
法
祖前以
祈穀壇大祀
恩旨特頒今當
社稷壇大祀再將
恩旨垂行宣布將孫東兒渲于銀子不待刑部定擬立行
改釋臣知必萬姓歡呼
天心感應逆賊可計日滅矣釋一二人之事雖小而所關
甚大謹竭愚忱再行瀆奏伏乞

聖鑒訓示干冒
宸嚴罪無可逭然受
恩深重不敢逃避臣無任戰慄待
命之至謹
奏

論揚州兵事片　同日

再臣恩自七月來揚州疊報勝仗似爲可喜惟查所報獲勝情形類皆由賊之出力行抵禦計自六月二十七日起至七月二十三日止如所稱賊匪竄出某門經官兵擊退某門內突出賊匪經官兵迎擊或稱某門某地有賊縋下者約近十次而其賊或數人或數十人或數百人千人不等觀賊零星陸續作爲竄逸之勢殆故爲此以嘗我欲使我見所出之不多屢出之不果而懈不爲備抑或故爲多方以亂我使不知其意之所向均未可定賊情詭譎自三月後並未大受懲創未必窮蹙思逃賊果欲逃必有聲東

擊西明修暗渡情事當非似此光景恐係蓄養已久另有奸謀伺我之隙而出若統兵大臣狃於所見將來一旦大肆闖出恐不能禦應請

飭各統兵大臣細察情形以揣賊計之所出早為籌防至賊出雖不知其期計終必出賊出必及安徽安省江北有防而江南無防沿江一帶如蕪湖魯港荻港以及池州所屬各要隘並無一兵一勇防守若被賊竄又將蔓延難收且浙江蘇常亦多有路徑可通南北兩岸必處處設防原有所難況兵分力單防亦無益宜令該地方官竭力設守再於水陸兩路各派一智勇之將管帶數千兵作為遊兵

往來偵探專伺賊之所向飛行截擊水陸協剿有此兩路
截擊之兵可冀得力斯各處防守之兵亦敢出力應請並
飭各統兵大臣妥籌辦理實爲幸甚謹附
奏

請將葉燦章桂清佟攀梅發交軍營差遣片同日

再臣見內閣學士勝保屢因軍營差委乏人請員臣於六月所保試辦團練之內閣中書葉燦章初本不識其人但見其防禦論似多身親閱歷之語訪知爲廣西人意其於團練必曾親歷是以保其試辦自奉

旨發往直隸後曾與該員見過數次詢以在廣西鄉間情形據稱當辦團練時屢與接仗因該處知縣與爲同心頗多獲勝言及行閒軍務一切似頗習諳現聞保定於團練一事尚無辦理章程該員在彼月餘殊無所事又新授安徽甯池太廣道桂清前奉

旨交納爾經額差委現懷慶圍解北兵可撤可否請
旨將該二員交勝保帶赴江南以資差委伏乞
聖裁又聞有已革參將佟攀梅漢軍旗人戊戌科一甲二
名武進士武藝優長箭射尤準隨賽尚阿赴廣西曾以軍
功
賞戴花翎因與烏蘭泰意見不合被參革職現在廣西未
回廣西賊匪原未淨盡請
飭該撫查看如該省不用似可令赴江西交江忠源差委
有用之材棄置似爲可惜謹附
奏

請將察哈爾調到兵馬資送回牧片同日

再臣聞前調察哈爾兵馬到京時由城外赴

南苑人爭邀看見其兵丁多形怯弱馬匹亦瘦且兵在馬

上間有控鞍若惟恐墜者間有竟墜下者此種兵馬似僅

可壯聲威難濟實用現所調馬五千匹臣在衙門見已報

倒斃一千二百五十餘匹蹄腿受病不能乘騎者又六百

匹兵丁病故者雖未得確數然聞亦不少亦土不習殊堪

憫惻現在懷慶圍解似可善刀而藏且省糜費應請乘此

即行

飭令早爲資送回牧保全實多謹

奏

王侍郎奏議卷五

寺稿下目錄

請飭拏辦昱嶺關等處土匪摺 咸豐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奏爲請遏土匪之萌恭摺奏

聞請

旨事竊臣於四月二十三日因聞浙撫以兵二百名守昌化之昱嶺關其地去臣居四十里曾附片奏陳該處名爲浙與安省交界之所實與徽之歙縣交界逆賊在安省江北不能遽由此路入浙且該處昌化於潛一帶地瘠民淳匪徒雖不能無然未聞如盧鳳百十爲羣之事請飭該撫令地方官立法以拏土匪懸賞以緝游匪無庸以兵防守虛糜餉項詎本月十七日接到家信稱七月初九

日有杭州信足五人帶洋錢信物三擔於午未間行過昱嶺關里許突見山林中跳出匪徒十餘人持刀截阻刀傷二人將擔劫去該信足等奔十餘里至老竹嶺腳村莊鳴保喊救該村邀集多人尋踪追捕當日傍晚即於窮崖絕壑中拏獲匪徒六人次早聞該處附近百丈崖下有匪二人一已跌斃一傷而未斃逃往昌化之都亭地方當時將拏獲六人送縣究辦供出此案共十三人黨與共有二十餘人多係鄰近州縣匪徒現來三十餘人分爲兩班一班在昌化臨安縣地方一班在昱嶺左近地方均做小本營生使人不疑臣見信不勝駭異伏思該處爲由杭入徽咽

喉之地竟有匪徒潛聚圖謀截劫白晝肆行實屬從來未
有若不趁此初起將獲案之匪根究黨與姓名住址全行
拏獲將來必致愈聚愈多不可撲滅徽人全賴出入謀食
儳歸路不通卽全郡待斃現聞江西之賊分竄饒州樂平
緊逼徽界與前此情形不同若兩省地方官因臣奏逆賊
不由此路遂連土匪亦置不問則臣不但有誤
國家並且貽害鄉里臣之負罪實重伏乞
皇上嚴飭安徽浙江各巡撫轉飭各該府縣將此百餘土
匪悉數捕治以遏其萌其捕除之法貴用土人卽如現在
之案亦賴土人趕緊追捕立卽拏獲若俟差役捕治則曠

日持久匪已遠颺且該處多山深石陡人跡罕到之處差役斷不能到應請

飭各該撫令該地方官無庸官兵無庸官役但將三月十四日所奉捕獲搶劫土匪即行正法納民合力緝拏格殺勿論之

諭旨於土匪出沒之處廣行宣布重立賞格令該處附近村莊有能捕獲者照格重賞期以必信如此則土人必出力搜捕而匪不敢停可以截匪之流至現案供出有姓名住址之夥黨即責令該匪等所居地方之祠族立限交人期以必獲如此則各地方一有匪類必即送官究治而匪

不敢出可以清匪之源該地方果能照此辦理不但土匪可清即逆匪句結之弊亦可以杜各縣辦理得力者即行
奏請獎勵臣為情迫鄉里激切上陳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請飭徽州知府馳赴婺源防堵片 同日

再 臣 聞現在江西逆賊竄擾饒州樂平等處該處與徽州之婺源祁門緊相連接徽處萬山之中四面受敵之處多有崇山峻嶺天險可守守徽州與他郡不同他郡務在守城垣徽州務在守邊界邊界守得住全郡可保若邊界不守全郡即將糜爛城垣卑薄亦斷無能保之法本年自春以來 臣 疊以此意致在籍紳士江西有警務請本府赴婺源祁門督辦團練防禦乃至今僅聞休祁兩縣竭力設防而婺源無聞知府亦未曾到祁婺等處若知府坐守府城置邊界要隘於不問將來勢必不保相應請

旨飭安撫飛劄該府馳往婺源力辦防堵實爲幸甚謹附

片

奏

請飭由陝統兵各員遏勦片 同日

再臣伏讀

上諭知勝保已繞出賊前可以扼賊北竄惟恩華等督領大兵雖云計日可到究未知在何日若稍事遷延平陽城大而圍護賊匪布置周密勢又難以攻破兵貴神速伏乞

皇上嚴飭諸將以必到之日到即與勝保等合力圍攻勿更似懷慶之遠駐隔河四十里外實爲至急至賊在懷慶人人知其必竄山西以西路虛而哈芬不足恃也今大兵萃由東南兩路追勦或繞向北路迎截必無暇計及西堵陝省爲富厚之區亦形勝之地其毗連山西之各關各渡

處處可通分兵設防不如扼要堵截蓋兵分愈單名爲無處不防必至無處能守若聚各防兵以扼其要則兵力旣足以守而餘處亦無庸防閒陝督駐紮陝西距賊固屬甚遠卽桂明駐守潼關亦未得力潼關之上爲大慶關等處地勢平衍無險可扼雖經張祥河派委道府帶兵往守桂明亦分兵協防但延袤幾三百里斷難節節堵禦惟有過河扼其來路則沿河一帶皆可無虞且令賊知平陽西路駐有大兵必不敢覬覦秦蜀相應請

旨飭令舒興阿移駐山陝交界近地如蒲州等處卽入陝之咽喉並令桂明過河紮營作背水陣爲有進無退之計

則賊匪鬪而膽落並望

飭下納爾經額速調官兵防守平陽西路毋令再蹈懷慶之轍方可一鼓殲除自來各省言防守者緊要之地不過派委員弁兵卒無多其大員率擁大兵駐紮遠處爲藏身之固以致賊到即破此時各路防守大員務令逼緊駐紮既可大壯軍威尤便相機協勦若有以離賊遠處爲必宜守者即係飾辭以遂其畏縮之情各省故習必不可許自更難逃

聖鑒再聞懷慶賊之竄垣曲並非一日未敗之先早已零星陸續而行故賊竄時不見多一入山西境即見多也現

在山陝交界各關津渡口務令嚴密盤查非其地者勿使混過防守各兵亦宜時出巡哨以緝游匪與敗逃之匪並偵探消息乘機出力以圖進攻毋徒安坐不動實為幸甚至賊匪屢見坐黃轎之頭目恐其有詐或故為此誘我兵爭往兜圍而眞頭目反乘閒逸去似亦不可不慮賊情叵測即兵丁爭搶旗幟器械以圖報功亦恐非行軍所宜想統兵各大員諒皆籌及臣愚昧之衷偶有聞見敬以上陳

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請飭廣東選派師船入江會剿片 同日

再臣聞江南省城久未攻復之故寔由於水師無兵無船不能制之於江面自金陵達江西長江千里賊艇往來任意沿江各郡恣其蹂躪糧以搶掠而不斷衆以裹脅而愈多悉由於此此時若造船禦敵恐需時日鄰近如浙江水師最爲軟弱亦復無船可借閩洋現値有事之時惟廣東水師二萬餘名歷年操練捕盜打仗最爲得力船勇亦多驍健善戰於水面剿賊最宜合無仰懇

天恩飭下廣東督撫臣迅調水師官兵三千名多帶洋礮大礮配足火藥鉛丸軍械簡派得力之水師將弁管帶迅

由海道吳淞福山各口會赴江南合勦其師船不能入江
即將前此向榮大營請調之廣東拖船快蟹紅單等船駛
入長江應用各船有遲滯未經起程者催令迅即出洋有
船小不能出洋者令水師船隻帶往有中途逗遛者令沿
海督撫飛提嚴催尤所
諭知廣東督撫臣不分畛域毋得藉詞推諉總期速赴大
江將賊船盡數轟擊焚燬則江南江北兩岸之賊不能互
相援應而江西安徽境上之賊船歸路亦斷勢必如鳥獸
散矣曠日持久而費不支不如厚集兵力以博一戰可期
迅告成功臣愚昧之見伏乞

皇上聖鑒謹

奏

請將郭維鏈交巡防軍營差委摺 咸豐三年九月十六日

奏爲請保軍營人員並呈條說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維行軍以將帥得人爲先而尤以廣儲羣材爲

要現在

天討特申

命惠親王爲奉命大將軍僧格林沁爲參贊大臣總統諸

軍固已聲威大振指日即可掃盪妖魔惟軍務在在需人

必兼資於羣策羣力茲訪有前任工部主事現揀發湖北

知州郭維鏈係四川進士該員素性樸誠留心武備前於

道光二十一年因𠸄夷肆逆在部呈遞平夷車礮火攻圖

說經工部堂官代奏軍機大臣傳奉
宣宗成皇帝諭旨這圖說狠好狠費心了圖說交本人帶往軍營交揚威將軍閱看當面商酌圖說封好了不教人看欽此該員前赴浙江軍營幫辦文案製毒火藥管帶鎗勇在營有案三十年四月在部呈遞未雨綢繆論請行團練修武備操水陸軍兵未經堂官代奏咸豐元年在部呈遞密務論並團練事宜十二條又經堂官代奏在案查該員前後所上論說事宜雖未盡用然其平日留心時務講求武略思患預防之心已可概見該員現揀發湖北以知州用湖北現尚無事該員前往不過聽候差委當此軍務

需人之際但有一長可取卽屬有用可否請
旨將該員交大將軍察看差委恭候
宸裁又福建舉人林昌彝近因呈進三禮通釋奉
旨著以教授歸部銓選該員學問固屬優長而於濟時之
務尤多究心前因𠹭夷滋事曾著有破逆志四卷平賊論
二卷及平夷十六策近見粵匪肆擾又擬有軍務備採十
六條該員體質荏弱難任差委謹將十六條抄錄恭呈
御覽請
旨發交大將軍以備採用愚昧之見伏乞
聖鑒謹

奏

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保舉軍營人員一摺揀發湖北知州郭維鍵仍著前赴湖北原省毋庸交巡防王大臣差委欽此

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福建舉人候選教授林昌彝所著軍務備採十六條並繪圖式呈覽等語著交巡防王大臣閱看以備採擇欽此

請催楊熙赴江忠源軍營片 同日

再臣聞現在安徽告急江忠源尚未趕到臣前保刑部主事楊熙回籍募勇於五月十八日奉

旨准其回籍募勇投効軍營該員於二十四日由京起程計此時當已自川帶勇在途請

飭四川總督暨湖北江西各巡撫查明該員無論行抵何處即行催令趕赴江忠源軍營隨往安慶廬州等處協力勦賊似亦可資指臂之助謹附

奏

勸諭京城鋪戶聯絡保護片 同日

再臣思此日事勢以安民爲第一要義而欲民心之安必先予以安之之法自賊匪竄入直境愚民未免驚慌不慮逆賊之外來先愁土匪之內擾蓋外城與內城不同內城猶多土著比戶相依外城則五方雜處有業鋪戶雖同在一街市者平素絕不相聯閒遇火盜等事惟該戶等自行搶救鄰近街坊非袖手旁觀即閉戶不問蓋聯絡無素往恐見疑且盜有器械民無器械盜有黨與民無黨與往尤懼害非人情之不欲救援寔民心之不敢救援總由素不聯絡以至如此至於無業游民不呼自集如上月西珠市

口居民失火倏忽之閒即有短衣徒手之人千百爲羣擁擠雜沓大半皆希圖搶掠是以民情處無事時則恬然相安遇有事時則惶然難安今欲爲安民之法必得古人守望相助之意近見五城辦理保甲章程令各戶各出壯丁一名無事各安生業有事互相救援用意甚善惟事屬創始無人爲之倡率恐其罔所遵循 臣 住宣武門外大街特邀集大鋪戶十餘家以五城之意告之察其願否各鋪戶聞 臣 所言係令其自相聯絡以爲保護咸欣然樂於從事 臣 見其並不驚疑因令大鋪戶再往勸眾鋪戶兩日之間通街傳徧無不踴躍願從看此情形守望相助之法實足

以順民情而安民心此法若行從此賊盜偷竊之事似可少弭即如上年老虎洞搶刼之案亦因街坊莫敢過問是以賊盜得以肆行若盜刼一家而通街左右各家皆起救援兩頭從而攔截之盜亦何由而逃臣擬將通街各戶聯絡既定告以條約即將辦理章程報明步軍統領五城衙門立案備查如官紳商民人等有願倡率爲保衞計者亦令仿照辦理事既甚便於民亦且有益於官伏願
皇上俯順輿情允准照辦於安撫民心之道實有裨益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遵行謹

奏

請催僧格林沁迅速赴剿摺 咸豐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奏爲敬陳管見恭摺密奏仰祈
聖鑒事竊臣 聞行軍之道貴揣敵情尤貴審己力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逆賊北來意存窺我虛實以圖大舉入寇觀其屢次窺竊渡河竟由溫而至懷慶迨爲勝保所迫勢不能北乃入山西由山西曲折奔馳不竄陝境而仍竄直境其情可見臨洺不守我
皇上赫然震怒將訥爾經額恩華褫職逮治
特簡重臣親頒將印統全軍而會剿期剋日以蕩平
威命一宣固已萬姓歡頌加以參贊大臣僧格林沁於受

命之日即奮兵而過良鄉志將滅此朝食參贊出而前放之統兵大臣培成多爾濟那木凱達洪阿等無不隨出其勢足以吞賊而有餘天下翹首仰望以爲數日之閒賊必盡滅所謂兵貴神速者參贊實爲得之不意行至涿州遽聞紮營迄今十日各路皆不前進京師消息縱極慎密奸細亦必偵知賊自初六渡河其遷延於深晉之閒而不遽來者亦料我之必有大兵也至大兵出而不見動靜賊有以知我之勇怯矣臣聞參贊謀勇優長想其在涿自有深意非尋常所能窺若欲遂爲防守則臣竊謂非計自逆賊竄出廣西至今皆爲守字所誤遠而衡岳近而臨洺何處

不防何處能守此前車之至鑑夫守所以防賊來我能殺賊賊從何來我不殺賊賊來又焉能守向之言守者皆怯也且守亦必審時勢果使賊衆我寡賊盛我衰鋒不可當力不能制因而持重以老賊師疲賊力待賊糧盡然後一舉滅之此亦有說今賊自懷慶竄逃止於數千即有裹脅亦不過萬而我軍不啻數倍是賊寡我衆也賊旣屢敗又奔馳數千里其衆已疲憊不堪而我軍蓄銳旣久一鼓作氣是賊衰我盛也我方操此二勝算而賊以疲憊無援之孤軍遠來送死不即滅之而何待耶況戰則利在我而守則利在賊時至今日有萬不可以言守者賊住一日旣可

養息亦便褁脅我住一日銳氣日墮精氣日銷賊人所過刼掠行不持糧我軍需餉甚緊部庫告匱坐守一日糜餉不知若干設賊不遽來亦不遽去進不敢戰退不敢撤如此數月餉絕兵潰不待賊至而已自困矣遑言守乎今爲守之說者必曰勦賊可任之勝保耳夫勝保之卒在懷慶攻勦兩月餘在山西又奔馳月餘其力亦至疲矣臣聞善御馬者不竭馬之力善用兵者不竭兵之力勝保之竭力如此臣竊慮之就令勝保常勝亦恐能勝之而未能滅之蓋單騎進勦賊可避而狂奔設北來之賊由山東而南竄南方之賊設廬州而北來兩路會通縱橫東豫則天下更

不可問矣總之此番之賊斷不可使有一人得返有一南返賊必輕我而更來爲今之計賊方以怯疑我即因其情而用之願

皇上密飭王大臣等明發號令按兵防守陰選敢戰之將敢死之士數千人潛師疾趨晝夜兼行離勝保營數里駐紮暗與會合俟勝保攻戰急時陡出參贊旌旗揮兵直出賊衆狃於官兵逗遛之積習必不料我驟至一旦出其不意不啻從天而降於驚惶失措之餘一鼓滅之使各路之賊咸知

大皇帝之威靈參贊之謀勇京營勁旅之利害心悸膽慄

不敢更生北竄之念矣若專以剿賊之事委之勝保竟使
勝保即能滅賊而大將軍與參贊不出一奇不動一勇使
賊知勝保以外我更無人將來賊衆必且大至恐非防守
所能禦也伏乞
皇上宸謨獨運迅賜施行殄既來逆黨之氣戢未至匪徒
之志滅賊壯威在此一舉　臣受
恩深重莫效涓埃目擊時艱不堪再誤謹將管見所及繕
摺密陳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請官收買廬州米石片　同日

再臣聞安徽廬州各屬秋收頗稱豐稔其上熟之處每米一石糶錢僅六七百文次者亦不過千餘文向來該處餘米專恃江蘇銷售現在江路多賊船往來而商民冒險載運屢遭擄劫而不止者以捨此處無銷路也多米之家有米無從易錢若以官票加價收買亦所甚願此該處人言如此請

飭戶部速發官票十萬兩交署安撫試行採買以給兵食並免被賊搶劫倘官票部發不及卽請

飭署撫先行出示採買發給藩庫寶收俟官票到日再行

補給謹附

奏

上諭王茂蔭奏請飭部發給官票交安徽省採辦米石等

語著戸部速議具奏欽此

請將臧紆青隨同呂賢基辦團摺 咸豐三年十月初二日

奏爲請破格用人以期得力恭摺奏祈

聖鑒事伏讀

上諭前據周天爵保奏江蘇舉人臧紆青當有旨令其督帶練勇協同剿匪茲據奕經奏該舉人剿匪甚爲得力著以通判留於安徽補用欽此仰見

皇上簡用才能不拘資格至意然臣竊以爲如此用臧紆青恐猶未足以資得力也何則臣聞臧紆青才氣甚大不能謹守繩尺以受約束其在宿遷辦理團練可以盡其才力之所能至無人得而牽掣即與周天爵協同剿匪周天

餉唯言是聽是以能於得力今以通判歸於安徽補用安徽府道以上之員皆得而鈐束之安能任其所爲且其所辦團練多其鄉里宿遷之舉人得而督率之安徽之通判不得而督率之也若去其團練而專用其人是翦其羽翼爪牙以使歸於無用矣 臣愚以爲莫若令其督率練勇隨呂賢基協同剿匪呂賢基熟悉其性情才力自必樂爲所用俟其剿匪大著功績再令保奏請

旨破格擢用以嘉其勞方今所患在無將才然天下未嘗不生才不在於上則在於下凡處鄉而能團練數千人唯其所用者其人皆有將才之人也以有將才之人而交與

無才之人用上既不知所以用而下又不樂爲用則有用亦歸於無用矣即如前任副都統德順現放安徽道桂清二人皆能奮勇殺賊者內閣中書葉燦章在廣西率練勇破賊頗能調度有法者若令合爲一隊使之與勝保協力剿賊必能見功自發交直隸差遣直督不知所用遂使至今無聞有用者之歸於無用即此亦可見一班矣伏望飭直督特派該三員帶兵赴剿當可得力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條陳兵事摺 咸豐三年十月十二日

奏爲敬陳管見恭摺仰祈

聖鑒事竊臣於本月初二日蒙

賜召見

詢及防守事宜臣學識淺陋又拙言詞雖有所陳意多未

盡退而審察時勢尋思博訪謹再擬所急六條敬呈

御覽以備採擇

一請嚴重偵探也行軍耳目專在偵探偵探得實勝算便

可先操乃前聞直督以賊至蠡縣誤勝保晉撫以賊至五

台誤勝保使勝保疲於奔馳致狂寇得以竄擾而未聞將

誤報之人嚴正軍法於是各處偵探率多捉影捕風聞達洪阿多爾濟那木凱所帶之兵極爲精銳自深州賊竄負夜追從到保定者兩次走千餘里未見一賊未打一仗軍心遂生怨怠皆由偵探不眞所致夫探報軍情爲行軍第一關鍵而乃務亂如此是雖殺猶不足蔽辜而豈可置之不問乎然有重刑在後必有重賞在前使殺之而不能怨若於此而惜賞惜刑則雖悉索弁兵竭盡糧餉均成無用此不可不急講也

一請優獎鄉勇也聞長蘆鹽政文謙天津知縣謝子澄能得民心自上月聞賊將近該縣即督率練勇於二十七日

迎擊一次二十八日晝夜連打三次多係用打野鴨鎗者得力本月初亦聞打有勝仗壘次殺賊不下數千自天津來者言其頭目姓名情狀到處傳說衆口一詞前此賊在遠而民惶然今茲賊在近而民轉帖然者以爲天津練勇足恃也而總未見奏報此而不保何以勵人才而作士氣

應請

飭文謙即行據實保奏勵一處之縣令即以作各處之縣令勵一處之團練即以作各處之團練果使處處如此逆賊復何所容於天地乎

一請選將速剿也自上月來

皇上特命將帥不少矣至今月餘尚未有與賊接過仗者兵貴神速自古言之賊所至輒築土城為拒守計待其築既成而攻之則難及其築未成而攻之則易今聞又在靜海築城矣不於其未成而攻之更何待耶專恃勝保之疲卒諸臣何以自安 臣愚以為凡人之能不能有定斷難強不能以為能若不問其能否而但以名位所在責其能軍誠恐有名無實如近所聞賊至天津總兵怔懼欲逃而敢督戰能殺賊者乃在知縣總兵者武職大員也知縣者文職小員也由此觀之事固存乎其人而不可以資格論矣

伏願

皇上用人不論名位但問其能再試其膽有能殺賊敢向前者卽用以帶兵不交與不能不敢者以鈐束之斯奮勇直前之人出而進勦速矣

一請約束兵丁也臣聞賊兵行動隊伍整齊約束不亂掠城邑而不掠鄉村刼富戸而不刼小戸將到之處先有數人鳴鑼令各戸關門市賣食物之店令其開門平給價值交易故賊至尚不盡閉戸官兵所至全無紀律混肆搶奪遂至街市全閉人亦潛逃雖達洪阿之兵亦不免此

皇上疊降嚴旨而帶兵之官總苦不能約束蓋能約束兵丁之員卽能與賊打仗之員也

一請發給兵餉也聞現在各路兵餉多不時給一月僅能先領半月之餉再欲領後半月則發給不知何時通州巡防之兵衣服典質殆盡屢催糧臺不能應臣以爲當此用兵緊要之時兵不用命必宜正法而兵餉必宜優給雖盡發內帑亦不能顧若用其力而以飢寒迫之是徒驅之就死地而於

國事尤大有害必爲節省之計但可裁減兵數不可裁減糧餉蓋士卒騰飽一人可敵數人凍餒之餘數人不敵一人也臣聞盛京之兵在天津賊將至而先與民鬬吉林之兵有從賊爲前驅者經天津拏獲三人

國家豢養東三省兵數百年似不應有此或者現在養有不足此不可不籌也

一請防兵巡哨也現聞近京四路均經設兵防守矣然安坐不動未免懈怠軍心應請

飭各路統兵大員間日帶兵出巡一次或三十里或五十里使兵丁習隊伍悉路徑並以審察地利何處可以扼要何處可以設伏不獨為將者胸中瞭然即弁兵亦可不迷所向遠近或有土匪亦且聞而震懾不敢妄生他想矣

以上六條似係目前急務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殉難士民請旌摺 咸豐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奏爲請

旨旌表殉難士民以彰義烈而勵人心事臣維成仁取義正氣自屬常存致命捐軀庶人尤稱匪易比來匪徒肆擾荼毒烝黎凡夫死事職官陣亡兵弁莫不仰邀

賜卹渥荷

恩施近於九月二十日復奉

諭旨地方文武官及紳士人等被害較烈各員已經給予卹典者再行分別酌議加贈予謚或入祀昭忠祠未經奏報各員著各該省督撫迅卽飭查被害情節奏請獎卹等

因欽此
皇仁所被至優極渥洵足作士氣而慰貞魂矣惟思賊匪
自離西粵狂竄南方稽天討於三年煽毒氛於數省凡被
難地方士庶人等或負義不屈而致戕或被脅不從而遭
害甚或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智愚貴賤之不同實節義
忠貞之無愧此固
國家厚澤深仁之所致要亦下民敬天率土之真忱我
國家勸善褒良凡平日節婦義民無不仰叨
欽獎則此時忠魂毅魄尤宜上荷
旌揚臣聞向來各省死難士民

恩許建祠合祀其被害最烈者或從優另予封表今殉難
士民忠貞自矢外省均未查辦日久恐致淹埋合無仰懇
皇上飭下各督撫悉心詳查於遇賊死節之士民婦女等
有姓氏可查者悉查明題請
旌表准予祠祀實係無姓氏可查者則統書難民總牌祔
祀其中或有蹈節最著被害尤烈者另行優請
旌卹之處出自逾格
天恩俾守義不渝者皆沐
褒嘉之典斯閭風知感者咸深激勵之心則眾志可以成
城而羣醜無難殄滅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上諭太僕寺卿王茂蔭奏請旌表殉難士民一摺軍興以來被賊滋擾地方文武官紳及兵勇人等或臨陣捐軀或遇賊被害經各督撫奏報無不立沛恩施給予卹典並諭令各督撫查明被害較烈之員再行分別酌議加贈予謚或令入祀昭忠以勵臣節而慰忠魂復念被難各省地方士庶人等或因罵賊致戕或因禦侮遭害全家罹難闔室自焚雖貴賤之不同實節義之無愧特恐僻處鄉隅不獲
上邀旌卹以致湮沒弗彰朕心惻焉著各該督撫通飭所

屬迅速查明遇賊死節士民婦女等除照例題請旌表外其殉難尤烈者並准其奏明請旨分別賜卹該督撫等其秉公詳核毋濫毋遺以副朕勵節褒忠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

請禁收漕規費片 同日

再臣聞江浙滋事各州縣惟上海係小刀會勾通鄉勇謀逆滬安之梓桐源係盜匪餘如江蘇之嘉定青浦浙江之臨安新城於漕長興均以困於錢漕而起銀價日昂錢漕二糧既因以增而浮收折色又日有加無已民苦不堪怨嗟載道奸民乘機煽惑以挾制官長始而折毀衙署姑爲隱忍繼而毆官斃役又强爲彌縫及至戕官作亂乃不得不奏辦而勞師動衆已不易於收拾矣在征糧之時旣已如此至征漕之時恐益可慮當此籌餉方殷萬無減免之法然正供不可省各色雜項陋規可省聞有漕州縣上司

有規紳衿有規卽士包地棍亦有規不如此不能肆其勒折浮收若將各色陋規嚴行裁革一石不收至數石之多則良民旣可少安匪徒無所藉口當不致滋生事端然此其權首在督撫次在州縣督撫不收規費遇有告漕之案卽行查辦州縣何敢浮收州縣不肯浮收紳衿士棍亦何敢索規費所謂本端而末自正應請

飭有漕省分各督撫潔己率屬戒州縣毋得勒折浮收一有控案必行嚴辦斯民無冤抑而地方自靖時際艱難諒各督撫亦必有同心也臣愚昧之見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保本籍人員回省帶勇摺　咸豐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奏爲謹請保員回籍督帶練勇防剿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　臣恭閱日抄安徽桐城舒城相繼失守工部侍郎呂賢基殉節賊氛逼近廬州情形甚爲危急該郡爲南北要衝關係中原大局現聞巡撫江忠源在六安抱病郡城大員惟藩司劉裕鉁餘俱未到任兵餉俱無待援孔亟此時急籌防禦之法惟有督率練勇協力剿防事或有濟但該處督帶練勇僅翰林院編修李鴻章一員萬難濟事

臣同鄉刑部郎中記名御史李文安即李鴻章之父老成練達爲守兼優籍隸合肥情形甚爲熟悉鄉里素所推重

該處團練整齊皆該員於上年寄信回里勸諭鄉人先為
思患預防之計若令回籍督帶練勇呼應必靈又巳革江
蘇巡撫楊文定前因鎮江失守奉
旨革職治罪該革員獲罪甚重臣何敢代為乞
恩惟該革員籍隸鳳陽素敦鄉誼甚得鄉人之心該處人
情強悍散則肆為捻匪集即可為勁旅該革員正月間曾
遣其親屬回籍招募壯勇赴江防堵業巳集有成數若令
該革員與李文安一同回籍帶罪自効協保廬鳳當可以
資得力以上二員皆臣素所最悉屬在同鄉理應避嫌第
當此時勢艱危保守廬鳳即所以保守

國家而保守盧鳳之方再四思維更無良策爲此不揣冒
昧籲懇
飭令刑部郎中李文安迅速回籍帶勇協剿其楊文定可
否暫釋令同回籍協辦防剿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至呂賢基之子呂錦文因父殉節痛不欲生亦
願隨往殺賊兼求父屍亦應請
旨准其隨往再此時安省情形難以懸揣李文安係曾蒙
記名御史之員帶過引
見數次現在御史又尚空有數缺可否
賞加御史銜俾得便宜奏事恭候

宸裁所有保員回籍帶勇防剿緣由理合恭摺具奏伏乞

聖鑒訓示謹

奏

上諭王茂蔭奏保本籍人員回省帶勇防剿一摺刑部郎中李文安著准其回籍督率練勇協力防剿所請賞加御史銜准令奏事殊屬非是著無庸議呂賢基之子呂錦文並著回籍幫同剿賊至已革江蘇巡撫楊文定因失守地方拏問治罪豈得以其曾在本籍招募壯勇遽從寬典所請飭令回籍帶勇協剿之處著不准行欽此